

(19) 武松打虎 (陳汝衡『說書史話』)

(詩篇)英雄武藝本驚人，壯志無成困風塵。不讀詩書知禮義，全憑血氣保天真。鐵骨銅筋無處用，忠肝義膽少知音。景陽崗山留名姓，從此英名遠近聞。(注頭)表得是、□英雄不忘手足親，遠路馳奔、□回轉家門。(青云板)武二郎一心想念親哥嫂，辭別柴進就起身。他一肩行李多輕便，還有齊眉棍一根。行程正是殘秋景，陣陣涼風透衣襟。天邊歸雁排成陣，林中紅葉落紛紛。這日來到陽穀縣，見紅日西斜尚未沉。山口以外有座酒店，幌兒高懸、□字寫得真：『借問酒家何處有』；那邊配：『牧童遙指杏花村。』武松邁步進了酒店，酒保待客甚是殷勤。武二郎一連吃了三碗酒，才與酒保把話云，說：『此山何名，路有多遠？』酒保說：『路雖不遠，可斷了行人，只因為這景陽剛上出了猛虎，來往行人得留神。客官你，今日在此須歇宿，要過此山得等到明晨。進山之人都要聚在一處，還須要各持槍械好防身。』武松他聞言似信不信，叫酒保再把那美酒溫來滿口斟。武二郎又連吃了七八碗，英雄的酒量已過了八分。這位爺，算還酒賬扛起行囊將要走，酒保相攔把話云。(流水板)酒保說：『客官要往那裡去？』武松說：『陽穀城裡去探親。』

『酒保說：『進城必從山中過，這時候，要遇猛虎必傷身。客官想，無事之人都要躲避，何況你老是酒醉的身。』言說惱了武行者，只見他雙眼一瞪面含嗔，說：『我要走要走偏要走，你強留住客必有歹心。』酒保他一聞此言也不敢再勸。武松他一轉身軀就出離店門，怒氣冲冲奔山口，沿路上冷冷清清沒有一個人。武二郎見此光景心內納悶，不由得四下觀望細搜尋。猛瞧見一張告示在山前挂，原來是陽穀縣的太爺他曉諭人民，上寫着：『景陽崗上有猛虎，來往客商都要小心，本縣已然懸了重賞，誰能打虎，賜他千金。』武松看罷心暗想，說：『酒保的言詞果然是真，今日我獨自一人進山去，不是無緣無故把死尋？有心不走回酒店，又恐怕酒保他笑我是怕死的人。到不如趁著酒性將山過？就憑我這平生的武藝也能護身。』想到其間主意拿定，你看他雄眉直豎虎目圓睜，冲定山頭高聲大喝，說：『武二爺我今天要會會山君。』（詩篇）英雄一怒氣凌雲，不管吉凶奔山林，景陽崗上留名姓，誰不稱揚打虎的人。（話白）話表那武松聞聽酒保之言，一氣奔到山口，才見本縣的告示，心中想到：『此山果然有虎，本當回店住宿一宵，明日再走，無奈我出店之時，已然誇下海口，若不進山，豈不叫那酒保恥笑於我？大丈夫處世，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，就憑握這千鈞的臂力，短棍一條，■是猛虎，就這景陽崗是座刀山，我也一定要闖上前去。』（連珠調）武二郎，邁開大步將山上，進了山口，左右觀看細留神，見兩邊俱是陡壁懸崖高與雲齊多峻峭，正中間，一條小路曲曲彎彎僅容身。縷順盤道、□走夠多時，才登了山頂，見紅日已瀉，暮雲四起，看着天色到了黃昏，冷清清孤身一人，站立山頭，歇息片刻，仍

向前進。猛然間，山風一吹，心頭酒湧，兩眼迷離、悵悵悠悠，前仰後合，脚步散亂不由人。強打精神，往前又走才十幾步，不知不覺就進了松林。在當中有一塊青石欄去路，乾乾淨淨，並無泥土及灰塵。武松一見心歡喜，放下短棍、□頭枕行囊，倒身而臥，閉目合睛暫養神。困眼朦朧剛要睡，猛聽得、□猛風大起、□走石飛砂、□穿林過澗，曝土揚塵，吹得那、□一陣腥氣好難聞。武二郎，夢中驚醒、□翻身爬起，仰面看，半懸空中，遠遠出現月一輪，照得那，峰頭之上如白晝，有一只斑斕猛虎在上蹲。武松一見冲冲怒，大喝一聲：『該死的孽障，你敢傷人？』虎見有人，大吼一聲朝下躡，武二郎雙手用力把棍掄。只聽得『■啞啞啦！』一聲響，半截齊眉棍落地。原來是，醉眼模糊誤撞松根，棍折兩斷，震得那、□松枝松塔、□松針松子、□蒙頭蓋臉落滿身。那只虎，張牙舞爪、□擺尾搖頭撲好漢。武二郎、閃在一旁、□撇了短棍，把鐵臂伸。抓住虎頭，掐住虎項，咬牙用盡平生力，不亞如泰山壓頂一般沉。猛大蟲，氣如牛吼，雖有勇力難施展，竟把只百獸之王按在塵。一抬腿，跨在虎背，騰出右手，吧！吧！吧！十分用力把拳掄。只聽一陣皮撞響，不多時，打得個斑斕猛虎鼻口躡血命歸陰。武二郎，在景陽崗上，他替人民除了大害，真乃是人人欽佩，如雷貫耳，這打虎的英名萬古流存。

說唱文學，快書，武松打虎

Performance literature, Fast Tale, Wu Song Fights the Tiger on Jingyang Ridge